

春秋左傳補注

春秋左傳補注卷第三

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 正義云祭法遠祖廟爲

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得有祧廟案管子山至篇云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其不言先君之祧者周禮賈疏云諸侯與天子既不可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豐氏爲大夫不得上同諸侯故謙言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曾祖之廟曰祧是豐氏之祧乃穆公之父文公之廟

也。大戴禮三本篇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

三世是豐氏之廟。乃三世之祧。廟服注曾祖之廟曰

祧。可爲確解。祭法遠廟爲祧。宋書引王注祧者五世

六世之祖。此釋遠廟爲祧之義。證以豐氏三世之廟

爲祧之義。則辭各有當也。

元案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鄭注受其禮於禰廟記

曰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鄭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皆不當在曾祖廟裏九年傳先君之祧服注因成公是衛君曾祖故望文生義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注爲宗廟田獵祭法疏曰遷土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此說最精豐氏之祧所謂公廟設於私家者昭十三年傳及游氏之廟十六年傳孔張立於朝而祀於家是大夫僅三世已得立廟之證

楚公子美矣君哉 詩文王烝哉毛傳云烝君也釋文

引韓詩云美也是古人稱君多以美譽之

絞而婉 皇侃論語疏云絞猶刺也好讓刺人之非以成已之直也

季武子伐莒取郛 元和郡縣圖志云沂州沂水縣卽莒魯所爭之郛費縣卽魯季氏邑東南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郛接界僅百餘里武子爲費邑近郛故伐莒取郛以自廣其私邑之疆界漢五行志云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制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郛以疆私家顏注郛季氏邑是郛爲莒魯常爭之地魯失而復取之

夏有觀扈 酈元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浮水東

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廬卽此城也  
璉案郡國志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斟觀乃后相所居  
非啟子之五觀汲書古文帝啟十五年五觀以西河叛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武觀雖叛而終服也  
扈尙書鄭注云有扈氏與夏同姓高誘曰啟之庶兄  
元案漢書地理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廬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  
灌亭是鄭注當因兩引應說而牽混也

蒲宮有前 服虔以爲楚之離宮周禮掌舍掌王之會  
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鄭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  
又委壝土起壩埒以爲宮此蒲宮蓋卽盟會之地爲  
壇壝宮以蒲門當棘門耳楚僭天子之禮故爲宮如

王之行止也

吳濮有歟 案昭九年傳熊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

西田益之酈元曰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

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是夷濮與楚之

城父接境正吳楚疆場地也然地去郢都甚遠楚豈

能常與吳爭哉

案書牧誓微盧彭濮文十六年麋人率百濮聚於邲釋例曰建寧郡南有

濮夷逸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昭九年傳巴

濮楚鄧吾南土也是濮邊地與楚接境傳意謂遠若百濮有蠻則楚侵并之况鄆之近魯杜

於此傳注云吳在東濮在南致爲精覈  
鮮不五稔 論衡異虛篇云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

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

趙孟視蔭曰 釋文蔭或作陰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

善注引高誘呂覽注云陰晷影之候也

翫歲而惕日 說文曰翫習厭也又云貪也杜注本此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昭六  
年傳云得賤不過三獻正義云典命公侯伯之卿皆  
三命知其當三獻是大國之卿無五獻之禮元凱杜  
撰大國之卿五獻正義援卿聘饗餼五牢附會之尤  
謬此蓋鄭以子男之禮待趙孟非大國卿禮也禮記  
正義云大國之卿禮同子男是也

賈而欲贏 呂忱字林曰贏有餘也

是國無政 廣韻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卿後以爲  
氏子南子哲爭同姓之女爲室是國無政教

擊之以戈 考工記已倨則不入鄭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衰多也以啄人則不入擊以戈正是以胡橫擊之因以啄子皙也

及衝 爾疋釋宮自四達謂之衢至九達謂之逵郭注皆云四道交出此衝卽爾疋衢也故杜注云交道杜注六軌爲莊九軌爲逵皆不依爾疋此衝獨訓爲交道是亦不能自堅其解者也

唐人是因 杜旣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矣是在大夏者又一唐人非劉累之後可知何得以唐人專屬諸劉累也賈逵以累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又與昭廿九年傳懼而遷於魯縣之說



相背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杜謨本之致生謬解古  
事荒遠難徵闕疑爲善服賈注雖勝杜預此注亦誤  
本左傳劉光伯所規寧止元凱一人邪元案二十九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則累亦唐之別子故杜云若  
累之等耳累既受氏御龍而唐之封國自若故得服  
事夏商至成王始滅韋注晉語以商末累子孫  
之更豕韋者遷於唐與傳是因語不協未可從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杜解勝服子慎

宣汾洮 惠定宇據水經注洩水一名洮水證洮水卽

洩水案酈元明言洩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洮水源  
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至周陽合於洩水始  
謂洮水爲洩水是洮洩二水源流各異未合洩水爲  
洮水既合洩水乃統謂之洩水郡國志聞喜有洮水

又有涑水最爲明晰

障大澤 大澤疑卽昭余祁爾疋燕有昭余祁郭注今  
太原鄆陵縣北九澤是也酈元曰汾水於大陵縣左  
迤爲鄆澤鄆澤卽昭余祁其陂東西九里南北十有  
餘里案水經注馮水嬰侯甲水太谷水皆鍾是澤故  
必防鄆之而民始安居矣

於是乎禋之 周禮黨正春秋祭禋亦如之鄭注禋謂  
雩禋水旱之神

以露其體 方言曰露敗也

皆百人之餼 說文曰氣饋客之芻米春秋傳曰齊人  
來氣諸侯或從食作餼

三年傳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禮記正義引鄭康成說  
云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  
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可使降一等士弔  
大夫會葬禮之正也

若而人 禮記曲禮始服衣若干尺矣正義云古者謂  
數爲若干儀禮鄉射以純數告鄭注若干純賈疏云  
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以上得稱若干

豆區 韓非子外儲說篇晏子曰夫田成子甚得齊民  
其於民也上之諸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  
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分斗斛區釜爲四量  
正斗斛異於豆區之證鄭康成司市注量豆區斗斛

之屬亦以豆區異於斗斛也考工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蓋言以一升之爵獻而酬以三升之觚則爲一豆矣正四升爲豆之證賈疏引馬季長說甚善韓詩說與考工同鄭注豆當爲斗言其聲之誤非謂十升爲斗也詳見戴震考工記圖惠定宇據鄭注豆當爲斗聲誤者謂梓人之豆非四升與左傳各自其四文相背則非矣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 今本左傳無四豆爲區句杜注有之據考工記臬氏爲量賈疏所引補入

三老凍餒 三老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老服虔以爲

工老商老農老案齊俗本有工商農三鄉至管子始  
立士鄉是三老服注於管子未立四鄉之前則確至  
晏子時士農工商已有四老矣惠定宇引魯頌三壽  
作朋以證杜注鄭箋魯頌云三壽三卿也與杜解異  
雖吾公室 王符曰羊舌氏晉姬姓

公乘無人 公乘卽掌公御如程鄭爲乘馬御之類  
欒卻胥原狐續慶伯 王符曰卻氏欒氏狐氏皆晉姬  
姓以王說證之八族皆姬姓

讒鼎之銘 服虔以讒鼎爲明堂位崇鼎惠定宇據韓  
非子齊索魯讒鼎謂鼎已在齊故晏子引之璉案韓  
非子說林曰魯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眞也

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齊尙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呂覽齊攻魯求岑鼎魯載他鼎以往齊弗信請柳子季一言爲信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是岑鼎疑卽崇鼎惠若據呂覽是譏鼎至晏子時已久在齊矣不應援韓非說爲證孟子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爾疋山小而高岑方言曰岑高也明堂位崇坳鄭注崇高也是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崇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鼎卽譏鼎正宜據呂覽解之惠定宇猶誤沿王伯厚之說

豐氏故主韓氏

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豐氏主韓氏是卑主於尊非復聘禮之常制矣

二惠競爽 說文曰競从二兄競意从丰聲若矜

又弱一个焉 儀禮特牲饋食禮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語然

四年傳寡君將墮幣焉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是時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宗廟而反命矣恨宋太子後至故以輸幣爲辭服虔以爲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案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  
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緡卽有仍也賈逵杜預皆  
以仍緡爲二國疑非

商紂爲黎之蒐 尙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  
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

弱其孤 弱其公孤如子雅子尾之屬正義謂景公非  
是

鄭子產作邱賦 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  
謂復古法與渾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

求之而至 謂叔孫召而見之竝召其徒使視之

使置饋於个而退 北史李謚傳左个卽寢之房也



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 言葬禮鮮少不必從卿喪自朝之禮可自西門而出杜謂叔孫非壽終故不須以禮葬是時季孫方喜豎牛之諂豈肯顯其餓死叔孫之罪乎且言出自豎牛之黨尤非

勞諸索氏 酈元曰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水卽此城也

以違君心 說文楚謂疾行爲違

七年傳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禮緯云天子旌

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楚僭稱王則必用天子旌旗令尹亦必用諸侯旌旗靈王爲令尹僭用楚王曳地九刃之旗無宇斷之使七刃齊軫

杜謂楚用諸侯之禮旌止齊軫恐非

天子經畧 略如封畛土略之畧

僕臣臺 趙岐孟子注臺供使令者

成章華之臺 酈元曰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吾與子桃 說文曰墟大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說文曰邱土之高也虛尤爲大邱尤土之高者不可謂桃虛爲無山也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部圍郟襄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部圍桃是桃成皆魯北部邑故齊圍郟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郟近之證案郡國志任城有桃聚計季

孫與孟氏桃疑在任城非魯國卞縣桃墟也酈元亦  
本杜注謂桃在卞非是成縣後漢屬濟北桃地自近  
濟北無近在魯國之理

與之萊柞 闕駟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  
邑案郡國志泰山萊蕪有原山酈元淄水注闕駟作  
應劭誤也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春官四命受器先鄭注謂上大  
夫之禮待子產故以莒之祭器與之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爾疋釋文李巡云死而無後爲  
厲立後乃有歸不爲厲

嬖人媯始生孟縶 白虎通曰媯長稱伯庶長稱孟

孟繁之足不良 詩德音無良毛傳云良善也

元美鄭  
公子去

疾字子良晉郵無郵亦稱  
郵良知不良是有疾也

八年經秋蒐於紅 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泰山奉高云

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  
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  
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  
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  
記而誤何屺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

葬陳哀公 楚滅陳自是楚葬哀公袁克但欲厚葬耳  
非袁克葬之也賈服說是

傳於是晉侯方築虜祁之宮 漢五行志云虜祁離宮

去絳都四十里杜注本此

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遍境出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衛正是盡魯東西之境春秋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宣十年取之是根牟乃魯東與邾接境之地

頃靈福子 頃靈惠公之子孫欒高氏皆惠公之孫於

頃靈爲從父兄弟故曰頃靈福子

輿嬖袁克 杜訓輿爲眾本服注春秋時嬖倖之官多爲君御如程鄭爲乘馬御華多僚爲宋元公御可證克亦嬖寵中之爲哀公御者杜臆解爲眾嬖人之貴者非是顧亭林說猶未暢爲詳釋之十二年傳周原伯虐其輿臣使曹逃是輿爲嬖近之臣之證故言使其黨逃去也下言輿人逐絞是輿非眾人之謂服說未確

自幕至於瞽瞍 幕在舜先鄭眾說是外傳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下言杼爲禹後故云帥禹推之上甲微爲契後故云帥契高圉太王爲稷後故云帥稷如使幕爲舜後當云帥舜何以言上帥顓

項此幕在舜先之明證賈逵以幕爲舜後虞思於外傳展禽言相背杜用先鄭說最爲精當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未有幕在舜先亦不足據談同年秦云觀外傳則幕爲舜之先無疑漢劉耽呂梁碑言顓頊生幕幕生窮蟬與外傳合不知何據金仁山謂舜出虞幕後非黃帝子孫非也然大戴史記皆無虞幕一代未詳厥故

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唐宰相世系表云晉成子懿食采於閻遂以爲氏嘉蓋子懿後廿八年傳魏戊謂閻沒沒蓋閻嘉後裔

屠蒯 禮記檀弓作杜蕢屠杜音同史記晉大夫有屠  
岸賈左傳晉有屠黍是屠乃晉大夫之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論衡曰子卯日舉禍未必有禍  
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故宴曰  
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  
不推湯武以興乎賈逵說非檀弓鄭注亦同賈說

十年傳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注斷三尺使至於較  
案考工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兵車自較  
而下凡五尺五寸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  
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寸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



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斷三尺至較

五月庚辰戰於稷 稷卽稷下鄆元曰系水旁城北流  
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劉向別  
錄以稷爲齊城門名杜臆解爲祀后稷之處未確韓  
非子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  
而無妻是稷門爲齊城門之證

又敗諸鹿門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是魯

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卽魯關名故下言欒施高邕來

奔

元案臧紇所斬之鹿門是魯南城東門見公羊閔  
二年傳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何注齊人迫欒

高不能至此杜注  
齊城門不可易

比葬又有寵 言元公寵愛匪人是以有華向之禍

十一年傳遂奔僖子 曲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僖子使助蕞氏之筮 周禮大祝二曰造鄭注云故書

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  
於祖也膳夫以樂徹於造鄭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  
食之處卽厨是也婦人主中饋之事筮與造通卽謂  
助蕞氏作酒漿之事也

歸姓也 文選注引劉瓛萬物資生解云自無出有曰  
生生得性之始也說文性生也白虎通曰人稟天氣  
所以生者也昭公齊歸所自出故云歸姓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子元非曼伯正義駁劉光  
伯說甚善但以櫟邑竝置子元曼伯二人亦無明證

疑子元卽是厲公之字當日實有自櫟侵鄭之事昭公出而厲公始入故曰使昭公不立

齊渠邱實殺無知 鄭衆以渠邱爲無知之邑是無知恃渠邱大邑以弑齊襄終爲雍廩所殺杜注渠邱齊大夫雍廩邑正義知其杜撰復引鄭衆說曲爲附會非是

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爲寧殖邑本草昭國語注戚爲孫氏邑甯氏孫氏同出獻公故言二氏之邑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淮當作濰劉光伯說是坻當從正義引坻箕之山爲善言有酒如濰水之多有肉如坻箕之高豈不可爲諸侯之師乎

有肉如陵 爾疋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邵先生晉涵曰  
加陵卽柯陵也杜預成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注柯陵  
鄭西地言齊有肉如柯陵之高亦可以會諸侯而代  
晉爲盟主矣故伯瑕謂穆子失辭

遂入昔陽 劉光伯規杜云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  
肥與昔陽不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廿二年  
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璉案光伯  
之言甚晰漢志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  
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郡國志鉅鹿下曲陽有鼓聚  
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爲鼓國地甚明非肥

國都也杜預云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疑此乃肥國都與鼓聚同在下曲陽界內故荀旣入鼓國之昔陽壬午卽以滅肥也劉光伯以昔陽爲鼓都亦小誤郡國志下曲陽明言有鼓聚有昔陽亭是昔陽亦非鼓國都之明證矣肥鼓皆鮮虞屬國此滅肥經言晉伐鮮虞後荀吳圍鼓亦云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二國皆以鮮虞貫之是其證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惠定宇訓三德爲黃裳元甚精非此三者言非有黃裳元三德不足以當此卦杜解非

潘子 史記吳世家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

曰番音潘括地志今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  
秦爲番縣楚稱王故爵有蕩侯潘子

次於乾谿 後漢邊讓傳讓作章華賦言靈王作章華  
之臺築乾谿之室故靈一宿於此

僕析父從 析父爲大僕故時在王左右楚語作僕夫  
虞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卽太僕也爲親近之臣  
故告之使達於王也

今鄭人貪賴其田 襄十一年伐鄭晉荀偃至於西郊  
東侵舊許蓋卽許田也

元案賴利也說文繫傳賴字注引晉灼注史記無賴曰江

湖間謂小兒無利入於家曰無賴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劉光伯據楚語靈王城陳蔡不

葬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證左傳  
四國乃三字之誤韋昭注竝引東西兩不葬惟酈元  
汝水注於定陵縣不言築不葬城但言襄城有西不  
葬城竝引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襄城案西不葬  
在襄城北楚靈所築襄城卽西不葬城是也是劉所  
謂三國乃陳蔡與西不葬酈元汝水注是其證

君王命剗圭 爾疋玉謂之彫說文曰剗剗也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韋昭周語注云祭畿內之國  
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祈招解當从馬融說  
十三年經於平邱 水經濟水又東過平邱縣南酈元  
曰縣故衛地諸侯盟於平邱是也

傳其父死焉 父死故怨王

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 韓非子外儲說篇云管仲曰  
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  
又叔向對平公曰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說苑  
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  
將何以立 論衡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

芻蕘者異於他日 儀禮聘禮司馬執筴立於其後鄭  
注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執軍法者執策示  
罰叔鮒攝司馬不禁樵採之事故衛以爲請

鄭伯男也 鄭志云男謂子男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  
食子男之地此言鄭本畿內諸侯雖爲公侯亦只食



子男之地况僑本伯男焉能從畿外公侯之貢乎鄭  
發墨守曰鄭在宗周畿內是也杜注鄭國在甸服外  
此乃武公後遷之新鄭非初封之始制也正義云子  
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下文明言晉  
不暇討何妨援王制以強抗乎正義非是

以幕蒙之 高誘曰蒙冒也冒覆面也史記衛世家二  
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以巾蒙其頭而共乘說文云帷  
在上曰幕

及中人 酈元曰涖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應劭地理風  
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  
鄉則四十也

胡 考工蚡胡之苛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

十四年傳司徒老祈慮癸 禮記正義引崔氏說云大

國惟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  
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  
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又云下大夫五人謂司徒之下  
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  
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小司馬  
也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  
家臣爲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  
司徒爲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驂戾爲叔孫  
氏家臣公鉏爲馬正卽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慎曰

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卽小司徒季氏家臣爲之服注甚善惟以司徒爲老祁之姓稍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癸二人皆爲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爲南蒯家臣夫南蒯尙爲季氏家臣雖以費叛豈卽遽設官職置有司徒乎以二人爲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正義曲爲杜解何也

收介特·特猶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特毛傳云特者傑

出之稱方言云獸無耦曰介楚材傑出者不可多得

故曰收介特

元案詩唐風扶杜傳扶特貌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獨貌是特訓爲獨與獸無

耦曰介義相類收謂收卹之也

使闕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鄖元曰巾水又西逕竟陵

縣北西注揚水謂之中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鄆國也鄆公辛所治所謂鄆鄉矣

爭鄆田 襄廿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鄆說文鄆晉邢侯邑是雍子邢侯共有鄆田故二人爭其田界正義因左傳既以鄆爲雍子之田又云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則鄆專爲雍子之田可知矣案此傳明言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下文又言罪在雍子是邢侯兼有鄆田之證說文之解甚確正義專據左傳反於此傳上下文義未能明晰

乃施邢侯 爾疋釋詁云矢施也矢陳也是施可訓爲矢卽可訓爲陳隱五年經公矢魚於棠左傳以爲陳

魚而觀之此施罪邢侯卽陳尸於市之謂惠定宇訓施爲陳未引爾疋其辭費矣

十五年傳圍鼓 御覽十道志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漢下曲陽之地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陽故加下耳

撫之以彝器 尙書正義引宗彝鄭注謂宗廟之鬱鬯樽也周本紀封諸侯班賜宗彝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疋釋器彝卽鬱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爲彝其名與諸器始

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爲尊彝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爲彝器者杜注非是

故曰籍氏 王符曰籍氏姬姓晉公族

十六年傳受服歸服 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賈疏云大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服是服非獨宐社之肉觀石尙來歸服王朝是時亦無出師之事可知服非獨祭社矣劉光伯云服亦祭廟之肉可以規杜過矣

不亦銳乎 服虔訓銳爲折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云芮小兒方言云菴小也凡艸木初達謂之菴郭璞音銳是芮菴聲音義皆同此銳義與芮菴同假借字也

正義援說文銳芒也之義釋之未達古義矣

庸次比耦

方言曰庸恣比佺更佚代也戴震曰庸備

古通用恣當作佚說文佚遞也遞更易也璉案次與

佚通庸次比耦是鄭人與商人更迭耦耕之證爾疋

釋言云備均也郭注云齊等也周禮里宰以歲時合

耦於鋤杜子春曰謂相佐助也康成謂鋤者里宰治

處也於今街彈之室於此合鋤使相佐助是比耦必

有其鋤治之所於此合耦以相佐助也

元案詩唐風秋杜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佚焉箋  
比耦也傳佚助也正義佚古次字

九扈爲九農正

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疋其言亦與

賈同其意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上古

風俗質直官民不分故田畝常在畝畝九扈趣民耕

種與農民雜處不以爲嫌以九扈所見之時爲驗故

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

其徵也正義又辨桑扈竊加爲淺白之色李巡云桑

扈一名竊脂陸璣疏曰好樹人脯肉及筍中膏故名

竊脂與郭注同蓋九扈皆爲民事而制是官取其爲

果駟鳥則爲棘扈爲蠶駟其則爲桑扈或占其色或

占其性不必拘於竊爲淺也遂以青雀而目爲淺白

也老扈鳩鳩杜本樊光說以非誤讀也元案正義引爾雅虎竊毛

謂之鷩鷩竊即古淺字其說甚確

使長鬣者三人 昭七年傳以長鬣者相說文引作儼



云長壯儼儼也此長鬣亦曰壯之兒

十八年經許遷於白羽 郡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

白羽邑

傳子產使輿卅人 夏官輿司馬鄭注云輿眾也

元案此當

是皂隸輿  
牧之輿

邠人藉稻 盧植月令躬耕帝藉注藉耕也春秋傳曰

邠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祭我天子爲藉千畝章懷

後漢書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

而耕之

十九年傳遷陰於下陰 酈元曰沔水又東南逕陰縣

故城西故下陰也

令尹子瑕城郟 酈元曰汝水之逕郟縣故城南楚令  
令子瑕之所城也

其父兄立子瑕 世本子瑕子之弟下文且以爲不  
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之以子瑕爲絲之叔此  
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二也

龍關於時門之外洧淵 十八年傳辭晉公子公孫於  
東門正義云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案此時門之  
外有洧淵是時門爲鄭西城門之證冲遠之說窮也  
廿年傳棠君尙 憇定宇據風俗通棠當作堂璉案郡  
國志廣陵堂邑故屬臨淮春秋時曰堂

爲驂乘焉 月令鄭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

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宗魯獨公孟驂乘亦是取其有  
勇力

以周事子 忠信爲周言以忠信事子不洩言於公孟  
然非君子事人之道故孔子以爲齊豹之盜而孟繫  
之賊

使華寅乘貳車 魯語曰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此貳  
車卽華寅備承使之車國有大故則乘之已有大難  
亦用之孔悝使貳車反祔於西圃是也

賓將擗 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警鑄師凡軍之夜  
三警皆鼓之守警亦如之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  
警也春秋傳所謂賓將擗者音聲相似是趨有警音

樂記衛音趨數煩志鄭注云趨促讀爲促速釋文音趨爲促與鑿音近左傳掇依子春讀爲促左傳多古音子春漢儒之精左傳學者言必有據

親執鐸 禮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引盧植注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衛侯出亡或亦同於喪禮振木鐸以爲行夜之具故公孫青亦執鐸比於宰夫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 白虎通曰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

可知也是自古無生而賜諡之事北宮喜死賜諡曰  
貞析朱鉏死賜諡曰成而以齊氏之墓地與之正臨  
葬而諡之之證白虎通曰所以臨葬而諡之因衆會  
欲顯揚之也表記先王諡以尊名藝文類聚引五經  
通義諡者死後之稱諡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  
存故謂諡也衛侯以二子有大功於國故臨葬賜以  
墓地而加以美諡也左傳常有追敘前事及終言後  
事之文不可拘於一例而望文生義有未死賜諡之  
繆解也杜注非是閻百詩云何屺瞻得宋槧本左傳  
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王伯厚困學  
紀聞所見左傳本已有未死賜諡之說是南宋左傳

本已有此誤矣

齊侯疥遂疔 釋文正義引梁元帝說音疥爲該當作  
疔顏家訓曰說文云疔二日一發之瘡疔有熱瘡也  
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  
也今北方猶呼疔瘡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疔爲疥  
杜征南亦無解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  
人惡寒變而成疔此臆說也

藪之薪蒸 淮南地形訓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  
也爾疋亦以申池爲齊藪多竹木故曰藪之薪蒸

僑介之關 聘禮鄭注古者境上爲關周禮司關注關  
界上之關孟子臣聞郊關之內趙岐注齊四境之郊

皆有關於證此爲逼近疆界之關正義曲爲杜解非也

齊侯田於沛 齊世家襄公田於沛邱此沛應卽沛邱  
晏子侍於遊臺 酈元曰薄姑城內有高臺昭公廿二  
年齊景公飲於臺上京相璠云以邱在博昌縣南郡  
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陸澄地理書曰薄姑故城在  
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案沛邱在薄姑城南齊侯至自  
田是由沛邱至薄姑乃飲於臺上也

蒲姑氏 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  
里

疾數月而卒 呂覽曰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

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取人於萑苻之澤 酈元曰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

廿一年傳禦諸橫 酈元曰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橫聲相近淮南高誘注橫猶光也

敗吳師於鴻口 鴻口水經注謂之紅澤爲渠汜二水合流之地吳師其舟師歟

揚徽者公徒也 墨子號令篇曰爲徽職說文曰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徽省聲張衡東京賦戎士介



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墨子旗幟  
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  
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匈此陽門城下之吏卒故以  
絳幟置於肩連案旌旗之旂亦謂之徽大傳殊徽號  
王注徽謂旌旗旂也

食於睢上 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

御覽

廿二年經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酈元曰洛水又  
東澗水注之卽古黃水京相璠曰背城北三里有黃  
亭卽此亭也

樊頓子 韋昭周語注云樊仲山甫食采於樊詩生仲  
山甫毛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樊在東都之畿

內頃子蓋樊侯之後爲周畿內侯伯水經濟水注澳  
水出陽城南谿陽亦樊也一曰陽樊惠王使虢公伐  
樊執仲皮歸於京師卽此城也

劉子如劉 酈元曰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  
西北流逕劉聚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

鄆肸伐皇 酈元曰鄆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  
水又有鄆城周大夫鄆肸之舊邑

帥師軍於陰 劉昭郡國志魏氏春秋曰雒陽有委粟  
山在陰鄉軍於陰蓋卽陰鄉陰不佞卽陰鄉大夫也  
於谿泉 酈元曰明樂泉水出南原下三泉竝導故世  
謂之五道泉卽古明谿泉

鄆羅 鄆元曰蒲池水南出蒲陂西北流合羅水謂之  
長羅川亦曰羅中胙子鄆羅之宿居

廿三年傳乃館諸箕 郡國志太原陽邑有箕城

廿四年傳涖問周故 賈景伯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  
立適子猛與朝俱庶子子朝年長而有寵於景大臣  
召桓子革輔之與敬王竝立有東王西王之號晉人  
不能定其故涖問周眾以正曲直正義疑而使察之  
說非也

士伯立於乾祭 郡國志王城北城門名乾祭鄆元曰  
穀水東流逕乾祭門北王子朝之亂晉所開也

與之東訾 郡國志河南鞏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案

嘗地有二有嘗城單子取嘗杜注在鞏縣西南是也  
有東嘗聚晉書地道記謂在鞏縣之東酈元言鄆水  
逕嘗城西司馬彪所謂嘗聚是也左傳明言取嘗與  
之東嘗是嘗非東嘗審矣司馬彪亦小誤

廿五年傳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尙書正義引以五采  
彰施於五色鄭注性曰采施曰色又云未用謂之采  
已用謂之色

徵裘與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  
曰襦自鄆以上

遠哉遙遙 漢五行志作搖搖大戴禮云武王踐阼篇  
風將至必先搖搖盧辨注搖搖無所託

季氏介其鷄 高誘呂覽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鷄頭也  
淮南人閒訓高誘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鷄翅也杜注  
擣芥子播其羽蓋本淮南注亦小異

邱氏爲之金距 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  
介距之距案鄭意是以護雞足爲介距呂覽察微篇  
引左傳此句下有季氏之雞不勝句應是左傳本文  
當補入

萬者二人 呂覽察微篇引左傳亦同高誘注亦作二  
人誤與淮南同惟言六佾爲四十八人猶是魯國佾  
舞之制二人當作二八惠君定宇注爲最善矣

其衆萬於季氏 此爲論語季氏用八佾之確證馬融

云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皇侃論語疏曰獨云桓子者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案左傳琴張聞宗魯死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時爲昭公廿年孔子與季平子亦未嘗非時相值也皇侃疏疑非

叔孫昭子如闕 郡國志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闕亭劉昭案左傳桓十一年會於闕杜預注須昌縣東南有闕城博物記云卽此亭是也

公居於長府 鄭元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  
平子登臺而請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隱民多取食焉 爾疋云隱微也郭注微謂逃藏也衆

經音義引舊注云謂逃竄也是愚民乃逃竄之民

氏養之故云多取食焉杜注非

云案楚靈王爲穀食之宮於七人以賞之

齊變舍使者七人得戰者以告王反之昔隱民取食之禮所君爲逃是也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墨子旗幟篇云凡所求索旗名

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叔孫氏蓋以形名爲旗

故孟氏望而知之

公先至於野井 鄭元曰玉水又西北枕祝柯縣故城

東野井亭西

請致千社 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鄭注二十五家

爲里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

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此千社卽書社千里

也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哀十五年  
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是齊常以書社數百與人矣  
杜注廿五家爲社不如鄭禮記注較爲明晰

廿六年經以王子朝奔楚 漢五行志曰子魁楚之出  
也

傳粟五千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斛鄭注豆實三而  
成斛則斛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東  
原補注云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簋庾與簋音聲  
相邇傳注往往譌溷案庾與簋往往譌溷者聘禮記  
云十六斗曰簋鄭注云今文簋或爲逾康成但言其  
音同庾非謂簋卽庾也論語包咸注直云十六斗爲



庚始混簋爲庚矣皇侃疏云庚二斗四升包氏注曰  
十六斗爲庚卽是聘禮之數也是疏亦知包注之非  
元凱注此傳混庚爲簋正義反援儀禮證之且以庚  
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不及皇侃之善於糾正矣  
君若待於曲棘 正義言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曲  
棘涉上曲棘而誤甚善惟以棘爲子山封邑卽西安  
戰里亭恐非魯與齊交界在汶上成三年秋叔孫僑  
如帥師疆汶陽之田固棘棘鄉在濟北虵邱縣疑此  
爲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成亦在泰山鉅平  
縣東南與濟北虵邱相近劉昭謂後漢濟北國乃兼  
并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酈元曰淄水又逕郿縣

北郿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

元案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淄水出

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又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又逕郿縣北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於汶與出萊蕪縣原山至馬車瀆入海之淄不同

子淵捷 淮南說山訓曰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高

誘注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脇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劫之計淵捷亦齊之勇士

鑿而乘於宅車 玉篇云鑿一足行鳧

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 司馬彪郡國志偃師有尸

鄉春秋時曰尸氏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

十里

遂軍圍澤 郡國志河南雒陽有圍鄉

壹行不若 孟子以若所爲趙岐注若順也賈逵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今立敬王是謂不順長幼之序

坐於路寢 淮南要畧訓曰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韓

非子景公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

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是柏寢卽路寢地在少海

元案淮南

要畧訓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族備大鐘撞之庭下一朝用三千鍾磬梁邱據子家曾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大夫不收公利 畜馬乘不察雞豚之類

廿七年傳及沙汭而還 酈元曰義城縣故屬沛後屬

九江沙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

夾之以鉞 說文曰鉞劍而刀衰者左太冲吳都賦羽族以背距爲刀鉞李善注云鉞兩刃小刀也

奔鍾吾 酈元曰橫溝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

事君如在國 如每歲買馬具從者衣履之類

使宰獻而請安 管子中匡篇吾願一朝安仲父也房元齡注欲一朝樂飲而爲安

廿八年傳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大戴禮言桐提伯華是銅鞮爲伯華邑楊氏卽郡國志河東楊縣劉

昭補注引晉書地道記云梁城去縣五十里叔嚮邑  
說文曰卻晉大夫叔虎之邑也

僚安 酈元汾水注作僚公去安

廿九年傳顓頊氏有子口犁 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劉氏亦曰顓頊之後曰重  
黎是苟謂其後卽謂之子如少皞氏爲郟子遠祖亦  
曰吾祖猶重黎爲高陽之孫亦謂曰子也許慶宗曰  
史記誤衍一代不如大戴禮然大戴與史及劉氏皆  
誤以重黎爲一人不如此傳可據璉案大宗伯職鄭  
注顓頊氏之子曰黎亦本此傳

后土爲社 鄭志答趙商問曰左氏言后土爲社謂暫

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又云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爲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

遂賦晉國一鼓鐵 魏策蘇厲曰魏亡晉國史記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謂絳曲沃也一鼓鐵依禮記音義隱義說止容十二石重四百八十斤未必通晉之四竟賦之蓋止賦絳曲沃之人令其出一鼓量器之鐵杜注鑿正義曲爲附會非是

又加范氏焉 謂范氏助荀寅鑄刑鼎

卅年傳使居養 郡國志潁川襄縣有養陰里

卅一年經冬黑肱以濫來奔 章懷後漢書注昌盧故  
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傳日月在辰尾 日食時正夏之十月周十二月時也  
則共入郢之日在庚辰入郢之月必在龍尾爲周之  
十二月矣

卅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漢書天文志  
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越旣同爲歲星  
所次則可以伐人服虔云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  
顧亭林謂其纏次度數不同迺案天文志云超舍而  
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又  
云歲星贏而東西孟康曰歲星晨見東方形疾則不

見不見則變爲祆星越得歲則歲星次舍無贏縮之象亦無祆星之見於其舍

請城成周 郡國志河南雒陽周時號成周晉太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東西六里

蝥賊遠屏 謂子朝與其黨出奔楚

揣高卑 高誘曰揣商量高下也

計徒庸 唐賦租庸調此庸賦所由起

書以授帥 時魏獻子爲中軍帥

賜子家子雙琥 說文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

定元年傳田於大陸 鄭元曰大陸卽吳澤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廿許里東



西三十里淮南墜形訓曰九藪晉之大陸高誘注人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趙之鉅鹿高誘注今鉅鹿廣阿澤是也是晉之大陸應在修武與趙之鉅鹿不同禹貢大陸乃鉅鹿也

爲夏車正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譙周古史考曰黃帝服志云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劉昭補注以世本爲誤史考所說是也

萇叔違天 淮南子曰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是萇叔知天數不與周欲城成周以逆天命故曰違天

葬昭公於墓道南 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以正義所云閔僖爲昭穆推之昭公當爲昭其墓兆域宜處東而居左季氏雖亦葬昭公於左然於墓道爲南則與諸公爲昭穆居東西者微有不同故夫子溝而合諸墓以正其居東爲昭之正位也

三年傳門臺 郊特牲臺門鄭注此諸侯之禮正義臺門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隱君身 爾疋釋詁隱微也厥經音義引郭注云微止也元凱不知古訓繆以隱爲憂約非是

四年經臯鼫 鄭元曰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成臯春秋之臯鼫也

夏后氏之璜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銜  
有雙璜璜徑三寸

封父之繁弱 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  
之世封父列爲諸侯汴州封邱有封父亭卽封父所  
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

因商奄之民 昭九年傳蒲姑商奄尙書多方王來自  
奄鄭注奄國在淮夷之旁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鄭注奄旣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  
之於齊地據鄭注是蒲姑氏之地乃奄君所遷奄之  
民猶未徙也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  
居淮夷近魯鄭云奄在淮夷之旁卽商奄在魯國之

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正義云奄是東方之國近  
魯之地猶未精當說文郟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  
縣奄里卽奄國之地

命以伯禽 劉莊伯謂伯禽爲封伯禽時篇名璉案詩  
烈文正義引洛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注云用二特牛禴  
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  
以周公其宐爲後謂封伯禽也此爲成王封伯禽之  
確證或卽以伯禽名篇如康誥唐誥之類劉莊伯之  
說蓋本鄭尙書注史逸所謂冊祝之書疑卽伯禽篇  
也

絳衣 詩釋文繼旒曰旒爾雅云繼旒曰旒是旒卽衣也周禮司常賈疏云周建子物萌色赤令旌旗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詩相土烈烈節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山長諸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邱是東都卽商邱也

聃季授土 史記衛世家康叔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尙有冉季冉季最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記載司馬遷云冉季是冉南音同隱九年天王使

南季來聘卽冉季之後世爲畿內鄉士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詩疏引王肅尙書注康國名  
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史記衛世家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而申告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以命之馬融尙書注亦言康國名在圻內是康叔先  
封於康滅管蔡後始封於衛鄭康成以康爲號諡非  
是

密須之鼓 呂覽用先民篇云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  
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  
是密須卽密人也漢志應劭注云密人不恭密須氏  
媾姓之國在安定陰密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  
於隨正義以爲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  
唐叔使上領之九宗五正古訓不存闕疑爲善

子浴漢 尚書浴於江海鄭注浴順水行也

史記注

自小別至於大別 鄭元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  
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口二別近漢之  
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  
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說相符

及清發 案水經潁水注清水卽潁水支流在江夏安  
陸縣界晉太安二年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  
清水卽左傳清發水

吳爲封豕長蛇 說文豕作豨云豕走豨豨从豕希聲  
古有封豨修蛇之害

五年傳將以璠璵斂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  
寶玉也

吳師居麋 穎容春秋釋例曰麋在當陽

又戰於公壻之谿 淮南修務訓擊吳澗水之上高誘  
注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壻之谿楚地是公壻  
之谿卽江旁地名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沈尹戌曾爲闔廬  
臣故諸梁之母在吳是諸梁爲沈尹戌子審矣王符  
潛夫論以諸梁爲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爲葉



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爲精確矣

大德滅小怨道也 其兄有大功其弟小怨可滅矣非  
懷終從其兄免王於大難也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  
猶欲殺王也

以爲樂尹 鐘儀世爲伶人鐘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  
鍾建亦爲樂尹

不能如辭 當時使人築城必授以辭如士文伯城成

周屬役賦文書以授帥是也不能如辭築城之深厚

小大不能如所授之書辭也張奐說非是

元案觀下由于對固

辭不能則此辭當爲辭讓之辭如而古字通安從杜注

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

陽亭襄四年傳楚師繁陽杜注鮑陽南有繁陽亭

負黍狐人 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過許由

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世謂之黃城酈元曰潁水南  
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郡國志潁川潁  
陰有狐人鄉或曰古狐人亭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 郡國志大原界休有縣  
上聚十道志曰綿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綿  
上蓋晉介推之地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 禮記正  
義云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

七年傳乃盟於瑱社注瑱亦沙也 郡國志魏郡元城

有沙亭晉地道記曰元城縣南有瓊陽城

八年經公會晉師於瓦 酈元曰酸瀆水又東南逕瓦

亭南

盜竊寶玉大弓 尚書正義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出取幣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

時所賜

傳攻廩邱之郛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邱者春秋之

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酈元曰瓠河之北卽廩

邱縣

主人焚衝 淮南曰隆衝以攻高誘注隆高也衝所以

臨敵城衝突壞之墨子備梯篇曰薪火水湯以濟之

或濡馬褐以救之 趙岐孟子許子衣褐注以毳織之  
若今馬衣也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攻城之費百姓  
理殫蔽舉衝櫓馬褐亦殫蔽之類

主人出師奔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下陽虎言  
猛在此必敗正魯師奔之證正義以賈言爲非何也  
圍蟲牢 郡國志陳留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又戰於棘下 莊廿三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杜注稷門  
魯南城門此傳上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卽戰於  
稷門之內也棘下卽稷門之下杜注稷下爲城內地  
名非也

九年傳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淮南呂覽說苑

皆以爲子產殺之淮南鴻烈訓云鄧析巧辯而亂法  
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案此傳是駟歆殺  
之非子產列子張湛注云子產卒後廿年而鄧析死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有鄧析二篇班固以爲與子產  
同時計其人深於刑名之學故雖殺其身而猶用其  
竹刑

鍬其軸 爾疋釋詁曰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  
爲契斷淮南齊俗訓曰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背釋名  
云契絕也璉案鍬其軸卽軸末轄也說文錮車軸鐵  
也釋名錮閒也閒釘軸之閒使不相摩也說文牽車  
軸端鍵也急就篇師古注轄貫軸頭制轂之鐵也是

軸當轂釭之閒以金參之謂之鋤軸端之鍵以制轂者亦以金傅之謂之轄陽虎知車之能走在轄故契斷其軸端之鐵與當轂之鋤也史記田單令其宗人盡斷其軸末而傅鐵籠蓋恐軸末之鐵不足以脫燕人之難盡以鐵籠貫軸末則尤爲堅固自不至轄折車敗爲燕所虜矣

晉車千乘在中牟 論語佛肸以中牟畔孔安國注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卽此中牟也漢志河南郡中牟顏注趙獻侯自耿徙此史記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臣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

趙之東按中牟當潔水之北水經渠水注潔作濕元

段本水經注作潔尚書後案曰張參五經文字潔水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潔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按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今流俗浴誤二字相混而皆失之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

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

中匡篇云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

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

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篇晉平公問趙

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

左右之證酈元漳水注拘于趙以中牟易魏之說以爲趙之南界極於浮水非直屬漳於左傳地勢不合元凱尙疑滎陽中牟迴遠酈元可謂寡識矣

督幘而衣狸製 詩七月正義引服虔注云狸製狸裘也杜注本此少有脫誤惠定宇譏其望文生義未考服注也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爲狸裘雨衣製卽爲雨衣璉案正義引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爲善此傳言狸裘因製上云狸知之陳成子雨而衣製何亦斷爲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仲達將亦解爲裘乎於紵絺又何以說也  
十年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 酈元曰游水又北逕祝  
其縣故城西

十一年傳須也弱 史記注引鄭尙書注愚懦不壯毅  
曰弱

十二年傳敗諸姑蔑 酈元曰下縣南有姑蔑城隱元  
年盟於蔑杜注下縣南有姑城卽此姑蔑也

十三年傳邯鄲午 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  
別爲邯鄲氏邯鄲午是其後

董安于聞之 韓非子十過篇董安于簡主之才臣儲  
說七術董闕于趙上地守

十四年經齊侯宋公會於洮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案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傳獲籍秦高彊

呂覽中行實染於黃籍秦高彊

墨子無黃

字

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墨子

呂覽足據

十五年經冬城漆

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顏容

釋例曰漆有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正義以爲魯不應尊邾之廢廟非是

哀元年傳敗越於夫椒

酈元曰太湖有苞山春秋謂

之夫椒山吳記曰苞山在國西百餘里惠定宇疑越

地不至此瓊案太湖與嘉興接境卽越構李安知夫  
椒非越地乎太湖又謂之五湖國語越伐吳戰於五  
湖是太湖爲吳越共有之地故賈逵釋夫椒爲越地  
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漢志北海郡平壽縣應

劭曰古斟尋禹後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薛瓚

曰斟尋在河南不在平壽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東

郡灌是許慶宗曰羿自鉏遷窮石由窮入斟尋是時

太康畋於洛表在河南羿在斟尋而距太康於河是

斟尋在河北也竹書紀年澆與斟尋大戰於濰覆其

舟滅之濰水正在北海郡界益信應說爲確又斟灌

與觀不可合而爲一。斟灌者夏之忠臣，相所依以存亡者也。武觀者夏之姦子，啟放之西河。紀年注云：今

頓邱衛縣，更不得以武觀之地爲斟觀之地。薛瓚說

非是。

元案水經注：洋水注引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斟灌國又引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

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而斷之曰：寓其居而生其稱，未可以彼有灌，目專此爲非。是鄭意以相居之灌本在東郡，其後依同姓之樹郭居於壽光，亦蒙灌稱，故云斟灌耳。

而邑諸綸。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按虞非

國也。郡國志：河東大陽有虞城。帝王世紀曰：舜嬪於

虞，虞城是也。大陽虞城，乃舜後虞國之地。故劉昭

補注於河東汾陰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斟尋

斟觀皆在河北，過澆滅之，緡生少康於有仍，猶懼椒

求之乃奔河東依有虞之綸邑以潛身也正義知引  
大陽虞城爲有虞國地復於杜解梁國虞縣臆解爲  
夏時虞國又云杜注言有以示不審是亦知大陽虞  
城爲確解惠定宇以梁國虞縣綸城爲據拘於司馬  
彪之說其識遠遜仲達矣

二年傳兩朔將絕吾能止之 呂覽審分覽曰王良之  
所以能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  
力

三年傳命宰人出禮昔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  
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四年傳襲梁及霍 酈元曰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

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春秋  
周小邑於戰國爲南梁梁縣北有故鄉城謂之蠻  
中草懷後漢書注霍陽山在今汝州西南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  
縣故晉陰地

六年經城邾瑕 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  
南流鄆水從東來注之鄆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  
鄆水西南流入邾案郡國志負邱屬山陽與邾之漆  
與閭邱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注在南平陽縣西  
北哀二年伐邾取鄆東田水經負瑕鄆水從東來注  
之鄆元亦云鄆水在瑕邱西南是哀二年所取鄆東

田卽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  
釋亦瑕邱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

傳闕止 史記田世家作監止注監一作闕是闕監通

元秦史記封禪書蚩尤在東平陸監鄉索隱監音  
闕引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內

七年傳成子以茅叛 案郡國志高平有茅鄉亭劉昭

引杜注云茅鄉在昌邑西南與今注異

八年傳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輒魯宗族 案

王符潛夫論云公山氏魯公族姬姓故不狃亦謂魯

爲宗國

何故使吾水滋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

然也滋緇古字通

吳師克東陽而進 郡國志泰山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案城南卽武城史遷傳曾參南武城人章懷後漢書注南城曾子父所葬是南城卽武城之證吳師既克武城乃克東陽也

十年傳取犁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卽

元曰縣故犁邑也杜注漯作隰是隰漯古字通

元案隰當

作隰形近而譌

侵及賴而還 司馬彪郡國志濟南管縣有賴亭

胥門巢將上軍 周禮夏官帥以門名

從司馬 昭五年傳杜洩曰夫子爲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叔孫世爲司馬杜注從吳司馬非是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 少牢饋食禮乃設尸俎鄭注設  
溫也古文燄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燂也  
禮記血腥燂祭鄭注燂或爲燂是燂爲溫煖之義左  
傳多古文故燂作尋服虔解尋之言重也溫也杜本  
服注但解尋爲重不若儀禮鄭注之確

十三年傳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鑿旗  
之類有表識者故彌庸見而知之

乞糴於公孫有山氏 王符曰有山氏魯公族姬姓

十四年傳飲酒於檀臺 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

淄縣東北一里

攻闕與大門 大門公宮之大門以闕爲宮中小門推

之可見

逢澤有介廩焉 水經睢水東過睢陽縣南酈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爲逢洪陂御覽陂作澤是逢澤卽逢洪陂也開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辯矣十五年傳及良而卒 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

秋時曰良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羸 郡國志泰山羸縣

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惺酒於平陽 酈元曰廩延南故城卽衛之平陽亭今時人謂此津爲延詩津

爲白公 酈元曰陂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

居之故曰吳城

勝謂石乞 淮南道應訓石乞作石乙高誘注白公之

黨

元案人則訓作石乞

齊管修 後漢陰識傳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  
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

以王如高府 淮南秦族訓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下言焚庫卽謂高府之粟也惠引淮南未  
詳

其徒微之 衆經音義引郭璞爾疋舊注微謂逃穴也  
十七年傳衛侯爲虎嵬於藉圃 藉圃圃名杜注鑿

良夫乘衷甸兩牡 正義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共外

更有二駟是爲四馬今此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也陸榮韓非子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良夫蓋乘中甸四乘之車加於晉國上大夫二與二乘之上如謂一車兼有兩牡是凡乘車皆有駟馬服馬何獨衷甸之車獨言兩牡乎兩馬中乘之說非是

如魚窺尾 爾疋再染謂之頰郭注淺赤郊康成考工記注引爾疋作再染謂之窺是窺與頰同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 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是緩爲瑗從孫與注異

周鄉 鄧元曰清水又南經鄧塞東又經鄧城北古鄧  
子國在鄧之南鄧是鄧本鄧邑楚滅鄧故杜云楚邑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  
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又髦以  
璿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𦏧云馬髦飾也是繁  
爲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爲之非纓也

親禽顏庚 呂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  
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爲齊之忠臣韓非子十  
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  
庚非齊之忠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  
之子仕爲大夫又加以五邑

廿六年傳寢於盧門之外 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  
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  
門爲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

春秋左傳補注卷三終

蕭山湯應鯉校字